

我们需要一本写考烈王的书——长篇历史纪实文学《考烈王》之《后记》

沈国冰

文化，应当自楚国势力进入淮河流域开始，以楚国迁都淮河流域（陈城、钜阳、寿春）为重点的楚文化的呈现。淮南楚文化，是指自楚国把蔡国纳入版图至楚国灭于寿春，漫长时间内，楚文化在淮南地区的呈现，特别是以楚国迁都寿春、以寿春为都十八年为重点，楚文化在寿春的归集、沉淀和升华、绽放。随着武王墩考古发掘的推进，淮南（包括寿县）势必成为晚楚文化、淮楚文化研究的中心。

我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挖掘弘扬和发扬光大楚文化，宣传武王墩考古发掘，为安徽文化强省、淮南文化强市建设，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我作为一名宣传文化工作者、地方文化研究者，应尽的义务，肩负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二

写一本考烈王的书，既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的情怀和梦想。不迟于 2022 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围绕考烈王创作系列历史纪实性随笔文章。

之所以有些犹豫，主要是基于三大因素。一是能力问题。我担心自己的文史知识不足，能否支撑起这样一个宏大人物主题。二是资料问题。众所周知，关于考烈王的史料分散，缺失且碎片化。三是时间问题。主要是我当时所供职的单位、学者，工作任务极为繁重，几乎抽不出空余时间来潜心于文学创作。

既然选择决定写考烈王，那我就要风雨无阻、义无反顾。

我在繁重繁忙的工作之余，占用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寻访了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和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以及多地文物考古部门十余名楚文化专家、学者，踏访了楚文化古迹、遗存二十多处，系统研读《史记》《战国策》等典籍十多种，积累资料一百多万字，笔记三十多万字，二十多次到武王墩考古现场。积累了丰富、详实、权威的 first 手素材和资料，为创作《考烈王》打牢了厚实基础。

因为当时的单位和岗位工作极为繁杂繁重，工作日时间都用来认真全力处理工作事务，写作《考烈王》的时间只有放在夜间。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大多数晚上我都要在单位工作到深夜，一方面处理单位和岗位工作事务，一方面写作《考烈王》。《考烈王》定位为历史纪实小说。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把准价值取向。三是挖掘传承和弘扬楚文化，进而展示光大中华文化。以考烈王为主线，从熊完入秦为质子为切点，呈现考烈王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历史事件为主轴，以俯瞰春秋、战国的宏观视野，精选切口，情节跌宕，语言清新，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尽可能通俗化表达，力求融合历史性、文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

从 2022 年 12 月开始，以《楚考烈王记事》为书名的系列文章在淮南日报连载刊发，淮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淮南网、“学习强国”淮南学习平台陆续推送，三百多家网站和新媒体平台转发推送，创下较高阅读量，受到较为广泛关注，得到好评。

经过与黄山书社商定，正式出版时的书名确定为《考烈王》。

《考烈王》系列文章中，关于考烈王熊完以及与其同时期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表述、口径、数据等，包括一些特定语句、特色用语，被各级各类众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武王墩考古发掘时广泛引用、使用，同时也被众多作家、学者援引，成为楚考烈王资料信息规范表述、统一口径、正本清源的范本。

三

在《考烈王》采访、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多方支持和帮助，让我十分感动和感激。

黄山书社的葛波同志到淮南来和我商谈，真诚表达了全力支持出版《考烈王》的坚定想法，为黄山书社出版《考烈王》提供了有力保障。黄山书社的张锐同志全程跟踪《考烈王》出版，从书稿的审稿和对作者的密切联系，多轮次审稿、修改、复核，直到终审定稿付印，敬业精业专业、任劳任怨，付出了大量汗水和辛勤劳动。特别是《考烈王》在黄山书社历时一年多时间，七轮质检、数次修改，漫长的等待过程和反复数次校改，其艰苦付出实在难以言表。

中共淮南市委主要领导、中共淮南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对于我写作、出版《考烈王》，给予热情激励和关心支持。淮南市新闻传媒中心很多同事，在《考烈王》的写作、新媒体推送、摄图提供、书稿编辑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

在《考烈王》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玉堂同志、官希成同志、长啸同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鼎力帮助和热情激励。

当《考烈王》出版时，署名的作者只是沈国冰，看起来似乎是我个人的个体劳动，事实上，这本书汇聚着我的很多领导、同事、同行、友人、亲人的热心帮助、支持和激励，更承载着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推进淮南楚文化研究、传承的远见卓识和布局谋篇。

还有很多同志给予我帮助、关心、支持，不能一一罗列，但我的感激、感谢之情，都表达于此。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惟有不懈奋力，竭尽全力，把《考烈王》写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

四

包括考烈王在内的楚文明、楚文化广博、精深，在楚史和楚文化面前，我甚至连小学生都算不上，深感学识浅陋，知识水平不足。

尽管在本书中我已列出参考书目和资料，但很显然，这些远不是我阅读过的楚国历史以及考烈王的文献、资料、典籍的全部，遗漏在所难免。

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考烈王熊完、春申君黄歇、楚王后李嫣以及楚相李园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都有争议。但这些争议，大都属于学术考证、讨论的范围。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来衡量。更不能以今天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来标定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空和历史经纬中来评价。所有的观点没有对与错之分，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更能得到广泛认同。因而，我们要尽可能地从学术考证、讨论争鸣的角度，以开放的视野、宽容的心态，

来对待和考量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认知和观点。显然，这当然包括我在《考烈王》中，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流露出来的认知和表达。

因我本人知识能力和水平所限，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五

从当初启写，到今日出版，三年时间过去了。

三年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往事历历，让人不禁感慨万端。

在深夜的灯光下，我独自和考烈王对话。避开白天的喧嚣，事务的烦劳。窗外一片寂静，唯有夜风掠过，见证着四季轮转。这些时候，我的内心充实而安宁，干净而沉着。在我看来，此时的俱寂无声，却似震耳欲聋。

还有很多个深夜，我独自驱车，来到武王墩。这里是考烈王的长眠之地。站在这里，和他近在咫尺，感受到他的磁场，接收到他传递的讯息，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呼吸、心跳，真切地感受着他的存在。周围的田野一片安宁，庄稼在拔节生长。不远处，城市灯火璀璨。这些时候，我能获得能量和灵感。

当武王墩考古新发现闻名全国时，公众和网民都在问我们：如何才能接得住这泼天的富贵？作为淮南本土的文化学者，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也许，《考烈王》的面世，算是回答之一吧。对于武王墩考古发掘这样一个世纪系统工程而言，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考烈王》的出版，或许不及其万分之一。但是，正如漫长的征程总需要人一步一步来走，武王墩考古发掘这一文化研究传播，也需要无数默默无闻的拓荒者一点一点来做。如果算，我或可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拓荒者之一。

当我转辗和当今中国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教授取得联系，表达想请刘玉堂教授为即将出版的《考烈王》写推荐语时，刘玉堂教授非常谦逊，热心和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欣然为即将出版的《考烈王》写下了文采飞扬的推荐语。

2025 年夏末的一天下午，我来到武王墩遗址，拜访常驻于此的考古学家、武王墩墓考古项目领队官希成老师，商请官希成老师能为即将出版的《考烈王》写推荐语。如我所料，官希成老师欣然答应。那天傍晚的时候，官希成老师送我走出武王墩遗址大门，突然对我说：“你可以把这样一段话，写在《考烈王》的《后记》里。”

官希成老师所讲的这段话是：“考烈王是战国晚期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他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王者。考烈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考烈王坚韧不拔的意志、奋发进取的精神和迎难而上的勇气，是我跋山涉水、一路追寻的动力之源，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和人生道路上奋力前行。

我们所要传承的，所要传递的，所要铭记的，不就是考烈王身上这种历经 2200 余年依然光芒四射、历久弥新的正能量和精神吗？

责任和使命，使我奋不顾身。在黄山书社正式出版《考烈王》之际，我写下这篇文章，是为后记。

三为寿州至凤台道。明时蒙城属寿州，州至凤台大道亦即至蒙大道。自州前铺，至东廿里铺，至凤台山荒铺（向东可达怀远）；再北行可抵蒙城、亳州。清代此道仍沿用。

四为寿州至凤阳道。明代凤阳府辖寿州，自寿州城，经东津渡、鸭背铺、安成铺、田家庵、洛河涧，至凤阳府城。

民国时期寿县地图上，城西至正阳关之路仍标注为古道，经二十铺、双桥集、三十铺、皮家店、丰庄铺、五里铺达正阳。昔日古道经老三十铺街道，商铺林立，戏台、澡堂、旅店、饭馆热闹非凡，集市繁荣。今新路线已大变，新道位于古道以南。

除寿阳八景外，古时寿州尚有一景曰“车路往返”，描绘的应是古道风貌：夕阳西下，西眺淮水。有诗咏道：“已去仙车迹未残，雕轮碾处路犹宽；云飞宝马嘶风劲，月吐明珠照乘寒；万叠松涛生谷底，九重星座落淮南；凭高君有驰驱意，广轶凌霄踏更多。”

古道不仅是路，更是人类进步的标识，让相遇在驿站中交换目光；它也是时光的记事本，将征战与相会，别离与重逢写入坎坷之中。如今虽古道已成公路，马车变为车辆，但我们踏上这些古老路经时，仍可听见历史的回响，在风中，在雨里，在云间，在每一块道旁沉默的石头与青草之中……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五季）征文



古城墙下夜之舞 沈庆功 摄

铁面殿虎——汤鼐

程晋仓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九季）大型征文

寿州地跨淮河，平畴铺展，土壤肥沃，沟河纵横、山水相依，位于中国南北方地理气候自然分界线上，襟江带汝，北据河洛，南卫建康，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是军事重镇，更是人才辈出之地，在这片大地诞生了众多清廉耿介之士。孙叔敖、时苗、邓艾、刘仁瞻、胡质、胡威父子及宋代的吕氏家族等诸多历史知名人物在此地域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清廉人生篇章，被后世景仰。而明清时代此地又出了一个名叫汤鼐的御史，至今仍为世人称道。

汤鼐，字用之，寿州人。明成化十一年(公元 1475 年)，考中进士。授行人职，后为侍御史。

史载：明孝宗朱佑樘（1470 年—1505 年在位）继位后，汤鼐首先弹劾大学士万安欺君误国。次日，有诏令其到左顺门，宦官们排列森严，令汤鼐跪下，汤鼐质问道：“令汤鼐下跪，是皇上的圣旨，还是太监之意呢？”宦官说：“有圣旨。”汤鼐大声说：“臣所说的是有关国家大事，为什么留在宫中不发下来呢？”此后不久，万安被赶出内阁，但汤鼐也被安排到京郊掌管登记清理皇家马匹事务。汤鼐仍坚持上奏建言：“作为治政根本，陛下处理朝政之余，应该选择正直、谨慎、敦厚诸如刘健、谢迁、程敏政、吴宽这样的大臣，每天和他们在便殿讲学论道。至于内阁尹直、尚书李裕、都御史刘敷、侍郎黄景，都是奸诈邪恶的无耻之徒，有的靠巴结官宦得到晋升，有的依靠谄媚而得宠幸。如果不及早驱逐，必定蒙蔽皇上。司礼宦官李荣、萧敬先虽曾被言官弹劾罢免官职，但依靠巴结不久又进入官中，专门挑官的过失，几乎尽将言官贬出朝廷，致使官吏士气萎靡不振。对他们不能姑息，应该按律判罪。对那些靠攀附巴结得官的，请将他们全部安置在有瘴气的边远地区，以此警戒天下。应召回辞官回乡的尚书王恕、王炫、都御史彭韶、金事章懋等，以及召还因进言而被贬斥的诸位廷臣，以鼓励风骨、气节。”皇帝最终接受了奏疏。

弘治元年(公元 1488)正月，汤鼐又弹劾礼部尚书周洪谟，侍郎倪岳、张悦，说：“少傅刘吉与万安、尹直同样奸诈贪婪，万安和尹直受到斥责，而刘吉却升官，不以为耻。恳请重新申明升降原则，以彰明奖惩。”又弹劾李荣、萧敬，而举荐因罪降级的进士李文祥作为台谏。尚书王恕因为盛夏天气炎热请求暂停御前讲席，被汤鼐极力阻止，言语上得罪了王恕。

此时，明孝宗更新朝政，广开言路。新任官员纷纷想建立功绩来自我表现。机密奏章不断地呈献在皇帝面前，其中不乏一些颇激烈的攻讦之词，汤鼐的态度尤其坚决。他所抨击的甚至有时还包括当朝有声望的人物，故而大臣多是害怕，而刘吉更是不可忍受，便派人引诱御史魏璋说：“若能除掉汤鼐，让你负责都察院事。”魏璋高兴承诺，便伺机寻找汤鼐的过失。不久，发生了吉人案件。

吉人是长安人，明成化末年考取进士，任中书舍人。时四川发生饥荒，皇帝派遣郎中江汉前往救济灾民。吉人说江汉不胜任救灾工作，应派遣四里使臣分道救济，并要挑选有能力的御史作为巡按，才能有效应对救灾事实。花一二而至于三，尤其也，非瑞莲与？”众胥作瑞莲诗以纪之。公为之首作引。是年秋乡试，庠生汤公鼐果中南畿，春秋经魁登乙未榜进士，职授监察御史，公尽职敢言，不避权势，弹章屡上，时称殿虎，功著社稷，绩载国史。人以为瑞莲之开，实先兆于汤公云。

古道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据周制“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馆有委积”，可知我国先秦时期的道路交通已具相当规模。

春秋时期，列国多在中原地区。寿春地处南北要冲，故古道多经于此。诸多史书已载明寿春水陆古道，东晋伏滔在《正淮论》中称：“寿阳东连三吴之富，南引荆汝之利，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路不出千里。”

寿春镇总兵官题名碑记曰：“江南诸州郭趋中州秦陇者，必道寿春；河山以东诸州郭趋吴、闽、粤者，亦必道寿春也。”《正淮论》又云：“寿春为吴楚陈蔡之要地”。吴楚争战于江淮之间，春秋初期寿春属州来古国，蔡国位于州来以西，相距甚近，后来州来成为蔡国都城。寿春北有乾溪与城父，位于今亳州市境内；东有钟离（今凤阳）古国及向国（在今怀远）；东南有皋、齐、鲁等国与吴先后会盟于此，意在谋楚。

吴楚相争，寿春居其中，古道多经此地，故诸多史籍皆有记载。寿春地处楚吴之间，古道上常有使者经过。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宓子贱出使鲁国，所行路线即经寿州一条古道，大致自古州来（后为寿春、寿州）的十里铺、陡涧铺、曹村铺、四十里冈铺，渡肥水（后为望春湖、瓦埠湖）至瓦埠。宓子贱行于古道，突发疾病卒于瓦埠，葬于铁佛冈。瓦埠因此得名君子镇，后建君子祠。

《荀子·儒效》载，周初分封七十一国。至春秋，诸侯兼并，形成齐、晋、楚、吴、越等“春秋五霸”格局，见于史册的诸侯国仍约百余，如鲁、卫、晋、郑等中小国家。至战国，进一步兼并形成“战国七

寿州古道

王晓珂

城，为一古道。该道沿用甚久，宋代王安石曾行此道，其诗《送张公议宰安丰》云：“秘书一官聊自慰，安丰百里谁复呵。扬鞭去去及芳时，寿洒千觞花烂漫。”铺舍为驿站一种，官设用于急递诏书、公文及信件。铺司为官，铺兵为卒，备有铺舍、铺马。

寿州古道多为天然土路，周边荒草孤寂，雨天泥泞，晴天扬尘，部分路段仅容一马一人。唐代诗人皇甫冉在出使寿州淮路途中赠诗刘长卿曰：“榛草荒凉路未成，驰驱辛岁亦何功……乡路遥知淮甸外，故人多在楚云东。”古时都城外百里内为“郊”，郊外称“甸”。

明清以来，史籍所载古道较前增多，寿州城主要对外干道有四条：

一为寿州至六安道，有东、南、西三线。东线出州城南，经西陡涧店、毕家店、真武庙店、青莲寺、保义镇、青峰岭、三觉寺至六安，自三觉寺岔向东南可达合股或舒城；南线自安丰铺（公安丰城）向南，经杨仙铺、谢铺、高黄铺至六安；西线经正阳、迎河、隐贤、马头至六安。

二为寿州至合肥道，有二线：一自州前铺（州驿）、南十里铺、陡涧铺、曹村铺、四十里岗铺，过瓦埠镇，至瓦埠驿，向东经铁佛冈、筑城铺、枣林铺、桑科铺，向南达合肥，向东至定远；二自东津渡向东南，经圣佛寺、朱家集、尹集、庄墓桥、车王集、下塘集、罗集至合肥。